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全六冊
五

□ 13
3017
5



河野藏書



莊子因卷之五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非居畏壘之山

後執弟子之役者也偏得獨得也○其臣之畫然知者去

北居二字便留下南見老子之地也○其妾之孳然仁者遠之

之其妾之孳然仁者遠之然知以經畫為知者孳然仁以

去之言其所棄也○斃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斃腫無用之

儀容也居之使居三年畏壘大穰○大穰大熟指入情而言

天助之言其所取也○是下文有恆者人舍

樣子○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見

其

或曰王士元允倉子云允倉子居羽山之類偏得其一偏也
畫分明也望提望也
擁腫呆笨之意鞅掌委頓矣容也
大穰風俗淳厚或曰允倉子灑作鮮按洒有洗音古韻通用

莊子因卷之五 庚桑楚

又曰高誘註譬
如梅矣百梅足
以為百人酸一
梅不足以為一
人酸此語見淮
南

譬至人之功
用不見其迹也

洒然獨有異
於常人也。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言其無
小利近
功久而方見。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乎。尸祝社稷尊敬之至。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
欲尊之以為君也。
南面與下文不釋老聃之言。兩
相呼應。言南望老子而有媿也。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
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
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春生秋成。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而大道已行於其間。
無為而常。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自然也。
如行。至人與道為一體。藏身深淵。而百姓亦率其性之自然。
不知有知。愚賢不肖之分別。而謀所向。往方為大道
之行。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于賢人之間
也。

或曰尤倉子作
之人耶

尋常步似喻道
魚獸喻庚桑子
鯢鮪孽狐喻畏
壘之民。尊授庚
桑子之賢能。百
姓先有善利于
已而為之也。
尤倉子作書善
就利
喻萬大道而顯
其身必有患害
也
通雅物無耦曰
特獸無耦曰介
尤倉子陽作蕩

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今畏壘之民。謀
欲尊敬我於賢
人之間。必我為福淺之器。有以自見。故也。吾是以有負。弟
於師教。而不能釋然也。○俎豆字與社稷尸祝相呼應。弟
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鮪為之制。
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八尺曰尋。
倍尋曰常。且夫尊賢授能。
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妖孽也。喻福小之
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縱。而為非也。
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
賢能以德之在己。言善利以功之及人。言堯舜亦不免
假此以為治。今畏壘之細民。亦望治之心切也。蓋亦聽之
乎。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
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上言巨魚巨獸
之宜享其利。此

辨頭而易見也。垣墻蓬蒿作爲無益而高自標置髮米言其道之瑣屑。

淮南曰量粟而

春數米而炊可

以治家而不可

以治國

承上言不但不

足以濟世而且

足害也。

即谷以巨魚巨獸之獨雁也。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其害介獨行也。湯跌宕也。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耿而已矣。魚獸以故深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以自全。况全其形生之人。而知不逮此乎。藏身深耿句。是一篇之綱。○老聃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即藏身深耿之義。末段。天門無有方。是極處。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以賢能善利天下。堯舜之事何足道哉。是其分別賢能。將穿渾朴而植蕪穢。有失大道之自然。惟見其辯之至精。如櫛而簡髮。炊而數米。無以復加矣。究何足以善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利天下哉。

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

穴既穿登也

或曰。越淮南作

疇。越疇古通元

會子作南子榮

之樞。又曰。樞

運而長矣。將

以託業以事斯

言。

中穴既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蓋舉賢則民知則民以知相盜。相軋則爭。相盜則殘。何也。以民之趨利甚勤。而無所顧忌。若以善利先之。適以大亂倡之。耳。穴既取名器而分裂之也。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南榮越。庚桑弟子也。此言指藏身深耿之言。庚桑子曰。全

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體其受而不虧。守其性而不離。去也。知識而不鑿。積久而純。乃幾於道。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

言形亦譬如耳
目心而非有聲
皆狂之害也豈
有物聞之而不
能相得但此種
工夫則已聞之
矣諸解于亦字
全未理會

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
相得。有不能同。則不可強以相效。辟未有閉之也。兩形開
而不能相得。將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
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勉而聞之。是道不過自耳根入者。庚
惡可以及化乎。此老誠實可憐。
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蠟。越鷄不能伏鵝卵。魯
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
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奔蜂。小蜂。藿蠟。豆間
大青虫也。此言兩之
不能化。皆吾鼓
鑄之力微耳。子胡不南見老子。此是上下過脉。一語
路井然。乃作者
極力結構處。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贏。擔

因楚師前弟子
名
迎頭與入借來
之問。即眉睫之
間露之也。
求諸海也。無依
怙之意。
或曰。自愁。江南
本作息愁。
孰乎。辭。乎。作
一句。讀。言。其。功
之。熟。而。力。之。勤

此公敦篤可憐。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
何與人皆來之衆也。謂其挾三言而俱至也。南榮越懼然
顧其後。此老驚
疑可憐。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
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言聞老子之說。不
得其解。茫然不知
置對之間。併欲問之語。而
失之也。此老迷悶可憐。老子曰。何謂也。問此欲問
者何言也。南榮
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
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
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人已之間。顧此失
彼。所以為患。下
文。字。泰。定。者。至。心。則。使。之。句。共。三。百。餘。字。
層層痛發。人已之義。不在兩下較量處。老子曰。向吾見

也或將繫乎屬下句便于然而一轉無味。轉也。捷閉也。外縛于物而欲件二捉之則捉不。內縛于欲而思憑虛捉之則捉不着。內捷外捷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言彼能說出病根故可用業我之病連自己說不出故津三之惡不可後若若用大道一乘必將風邪蔽銅疾

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以三言為患。又欲於三言之中求免其患。是萬不可得之勢也。亡人失路之人也。言越自有之情性。欲反之而不得其所入之門。所以為可憐愍者。可憐二字。將迷頭喪父之若一筆寫南榮越請入就舍。而卒業也。召其所好。情性者。其所惡。所棄之事。十日自愁。困於其心。求而未得。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孰。熟同。問其洒濯身。心功夫。或熟與否。惟見其鬱鬱自愁。而其中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洒濯未淨。猶有惡也。是物之粘着。而夫外韞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韞者。以皮束物。難去者。之義。捷者。門牲。

益甚而生不全矣。故但願聞衛生之經。沈沈再聞。大道心益益然。如飲茶加病。或曰。管子不。不。謹知吉。焦註。搯以手打也。劉云。手筋急也。謂不若人之用意。着物偏着在外也。冰鮮凍秋之喻。最須細玩。蓋人之精神。起初如冰一般。無所凝滯。一入世俗。鑑

關閉之義。如耳目之韞。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內捷。內捷則心不出。而外不韞矣。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欲事事以止之。是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捷。外捷則物不入。而內外內韞者。道德內不韞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若外與內俱韞。雖道德在於行。尚未至純熟地位乎。持。即上文所謂捉也。○下文冰解凍釋之論。與未段徹勃解謬去。累通塞等語。痛發此義。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言已自知其病不足。以勝大道之藥。衛生。即上文全其形生。藏身。淡耿之意。經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老子所謂載營魄抱一。

鍾便成癥結先
將此種消化乾
淨便足全其生
初之理至于至
人之忘物無方
仍不失其本來
境界尚屬未能
也孟子所謂大
人不失其赤子
之心意亦彷彿
交互也此人共
食乎地共樂乎
天日在人群而
無人累此至人
之衛生所以異
于赤子也是至
乎問由前所說
工夫便可到至

能無離能無離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即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之意能止
乎即知也能已乎即知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急於自治而不及人也
能儵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子凡此皆返
朴還淳之道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痛發之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嗔和之至
也長哭曰嗥聲啞也終日握而手不視音裝共其德也卷手曰握撫手曰視
一而不終日視而目不瞋瞋同偏不在外也目動曰瞋精有所移曰偏行不
分日共終日視而目不瞋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無心而順物也是衛生
之經已此段言本於大道方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
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是前未能而今始能

人地位否
來火叶響韻絕
此段仍是庚桑
所問衛生之經
老子教他立定
脚跟再進至人
步位也張本有
物見其物一向
字心胸也心胸
泰定則發天然
之光耀而照見
真吾從此修為
而至于有恒則
世俗不來纏繞
而人舍之天助
之入之所舍則
矣天之所助則

譬之冰初解而凍初釋渣滓未融尚未夫至人者相與交
能到湛然地位安保其以後不復結乎
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
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儵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
經已至人則上德不德與斯世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交樂
觸吾心故不怪不謀不事惟儵然侗然往來於其間至人
衛生之經如此而已○上段是自求於已湛然獨得此則
紛紜肆應撓而後成仍不害其
藏身淡眡處所以進上一層
矣句相呼應生出至禮至
義至知至仁至信等語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
灰上段雖與人物利害相接而不撓猶知有人物利害之
說也此處欲拈出不知二字故又將前能兒子乎復說

可以全受而全歸矣。人舍解作人歸天子解作田而御世便子。庚桑子不默然之意自相矛盾。學行辯三句陪所不能知一句所不能知即人舍天助之理也。倘有不能到此地位則鴻鈞必敗之矣。備物將形則養生而可免于內刑。夫藏不虞于心則懷形而可免于外刑矣。

一遍其命意與前不同。惟不知故能搞其形而灰其心。若也。此不知兩字與下文知止乎其所不知句相呼應。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既搞灰矣安得而累哉。言人物利害在境而不在于心。此言禍福由心而不由境是藏身淡耿之有得處。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所以又進上一層。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定而心宇也。心宇泰然而定則見其人。得其為真我也。故人之有修者至此方有恒者。人於常德不離矣。泰定從槁木死灰後得來。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惟德不離者自能獲天與人歸之報。出則天子處則天民。其效一也。此從禍不至福不來推出一層。言有道者不特禍福無有且可以無禍而有福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

洪慶善云言持心有道苟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而而字作則觀沈註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臺也時二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所以持之也。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不知所以持也。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不可持也。或曰持操也操則存有所持也舍則心不知其所持。

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然此俱非有為之也。天下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惟道不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止乎其所不能知所謂道之極也。若有不期然而故作誤為僥倖於難必者必為天鈞所棄。備物以將形矣。天鈞敗之一句生下人誅鬼誅等語。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慮預防常入恭而有禮宜足以自全矣。若是而眾惡交至者皆天也。非人之所致自有道者處之不足以滑亂成德而入於靈臺之中何者蓋靈臺本有主持而不知其所主持之時而有不可主持者在也。此從禍不至福不來意再推出一

也出入無時無
知其鄉不可持
也荷強持之則
將不見其有
諸已而發矣
發之久遂入于
其中而不舍其
過益多不待天
鈞之敗而自敗
矣人誅鬼誅
頂每更爲券
內取信于內券
外取信于外也
庸平常也波
移其外而知有
所跋在人視之
不過魁然而已
與物相終始則

莊子曰
層言禍福有時無定突如來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
如能不傷其藏身淡耿處
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
夫入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若
則每發而不當是亦妄發而已
既入於不誠之中又不能
舍其故轍屢屢更變以自掩飾
惟成其失而已○此與宇
泰定者發乎天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
光二語相反
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
不見誠已來人誅謂刑
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
罰○此與人舍相反
之鬼誅謂奪其魄而益之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獨行謂獨修於人所不見之地
所謂誠已而發也○明乎人
鬼幽顯一致也人誅人所不知也
二語雖平講却重鬼誅一邊故
券內者行乎無名
券內者爲已之學行於人所
下接以券內券外之說
券內者爲已之學行於人所
猶世人立券以爲憑之義
券內者爲已之學行於人所
不見之地即上文所云獨行也
○根上宇泰定句來

物皆受我覆冒
矣與物苟且則
厭苦此身爲無
可奈何而只得
如此是不能容
其身也沈註
人舉目見他人
誰爲我者
或曰陰陽下脫
抱鼓爲小句
見淮南泰定至
此一段反覆而
言靜則誠動則
妄求衛生而藏
身深渺者不可
不知也
天地之內通受
天道而生者人

外者志乎期費
券外者爲人之學期費是博取廣求
行乎
無名者唯庸有光
雖平庸之中自有光耀丕著所謂闇志
然且章是也○根上發乎天光來
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跋猶之魁然
已見其跋立不
安乃彼猶魁然自大也
與物窮者物入焉
言淡自儉約如
○根上每發而不當來
與物窮者物入焉
寒士然但虛能
容物故物入焉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
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言始與之爲雷同而志不在焉
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
其間安與人同如此則人將離之故無
兵莫憐於志鏐鏐
親無親則與人睽絕矣○根上人誅來
兵莫憐於志鏐鏐
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
則使之也
志之爲兵傷人之心鏐鏐則傷人之形而已盜
之爲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

亦分而有之故
成毀莫不有道
存物一太極
事一太極亦
無可惡若以有
意行之則入乎
私而可惡矣
見其鬼不得道
者入於漸滅也
得死得道者生
順死安也鬼之
一也誠則無息
也陸註一即實
際理地
因器以明道
無本無竅是言
道之隱也剝末
也此言道之費

惟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故無兵藏於非陰非陽之間故萬
物不得而盜也否則未有不受其戕矣○此根上入助鬼
誅二意而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道者先天之朴朴散
而道未始與之相離即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
齊物論篇通為一之意道之分本無惡也其所惡者以成毀之
乎備者其有以備各道之分本無惡也其相通耳所以惡乎各備
而不相通者以人之各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
有其備而不能相通耳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
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故生死之道本相通也若各有
其備如人之生不能反乎所未
嘗生是雖生亦見其為鬼矣何者以生而得是不反之道
勢必至於隕挂輪網未失真性直謂之得死道可也若乃
既死而有存者存是其鬼之能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
通成毀而為一故能劫外獨存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
定矣惟以有形之物理取則於無形之造化是出而知反
而人事定矣○此段言道體無常以無形為極末一

也
矣誠也
無物不有此道
故為字無時不
有此道故為甫
天門陰陽登瀛
而生物之門也
沈註門出義天
自然義
雖生物而無有
一物
不能乎此將以
有為有而滯于
有備矣
自道通至此一
段言天地以實
理付我而我不可
不盡其誠也

句是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剝同欻然
結矣非有根抵而出欻然而死非有空隙而入生死本有實理
也而未生之前既死之後果在何處安着生生相續而無
已惟日見其長而不知何所生者為本何所生者為末
也○此言道之有形者皆無形也下二句分頂上二句有
所出而無竅者有實然惟有本則限於本矣惟有所入而無竅
者左能有實若有竅則拘於竅矣○此言道之無有實而
形者能為有形也分頂上四句內疑有關文九字有實而
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
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以成個上下四
方之大也有長而無本標所以成個往古來今之遠也造
化之本於無形如此故其中之生死出入莫不由之而欲
求其形則了不可得是謂天門也○無見其形根天門
上無形二字來總收無本無竅無處無本剝等語

庚桑楚

沈註第一說
無字其次則說
有但反說生是
弱後而不知歸
死是歸家則分
死生為二其次
則說始末生則
無既而生則有
俄而死又無俄
三說說
翼戴公室而著
姓昭明也景大
也
賊是糊塗而不
可分別也至紛
披而移乎所在
則可言矣然豈
所宜言哉

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然以無有為天門者，非有此無有也。乃并其無有而無之。即齊物論所謂未始有無是也。聖人以有形象無形藏身於此。人法雙忘，能所俱遣矣。此方發出藏身淡眈精義。藏字與上面藏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即上文無有之義。○二個至字，應上然則是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臆此腋一操何
用彼此分配後
庸與息偃之所
皆室何用遍觀
其名不相同之
也。則不可不知
也。故移是言
之。
諸註皆言移
是五字，合在不可
知者也。之下
觀郭註可証
沈註乘筆注之
乘相乘而已
也。於是無有
為有，妄指功名
實為果有之
名矣。因以身為

一也。三者之論，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景以戴而著，甲氏以封而著，其非一也。如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是而已。○畢竟楚人好說楚話。有生，賊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賊，釜底黑言有生直聚氣耳。本是幻相。何得妄生分別之見於人己之間乎。今乃披然而曰移是，非言之當也。披然雖然，不可知者分解之義，各是其是，是無常在。故曰移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臆者之有臆，臆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文也。臆者之有臆，臆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文也。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雖移是者之非其實，是之所在，蓋有不可知者也。譬臆祭者，分臆與臆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有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如觀室，必周遍於寢廟，又適其偃息之所，方謂之全室。如此看來，安有真的，是處所以為不可知。則人亦為是不可知之。請嘗故，輒為移是之言也。○此從上面道通其分句生來。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

質如質子之質又安立仁義等名使人以為已節因捨死以償節
直至今日皆謂此鶩鳩無所高下矣
蹶市人之足四句一順解終此至仁無親相合郭註明惡素定最確

呂註以百姓為物狗而使天下

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試言移是之人以有生人相乘於是非之間果執以為名實遂以為己之質不可復變使人皆取則焉而其以死償之若然者是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為實以言之有用者為知以不用者為愚以言之通者為榮以阻者為辱究竟是無常在時而用時而不用時而通時而窮亦移是今之人也今之人應上古之何知愚榮辱之有哉移是今之人也今之人應上古之亦與之同於同也此從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所惡乎分者四句生來是蜩與鶩鳩同於同也移是之人所見者小不知大道之相通是蜩與鶩鳩既相同而此輩以嫗大親則已矣踏市人之足則自稱放鶩以為謝若兄謝也至於父母踏子之足則併嫗拊而忘嫗拊之而已無庸之矣世法中尋常閒話說得娓娓如許故曰至禮有不

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不期辟金之信也
沈註美有物制而至美則不物又曰勃悖同
自古之人至此一段言古人未嘗富道而今人富道之遠者皆由虛文狗外累之耳
此所以貴于履道全生而循性也
或曰有生必有性為之質知識交接于外

入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至禮不見人序至義不求宜物而自然化裁不謀自然先覺也無親無不愛也辟金不待金玉以為質也此段言知之至者有所忘於外以証古人未始有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物之是今人移是之非也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微與撤同勃勃然欲羨之意奪於外誘則志若他用皆為差謬矣德者有得於己情之相據此四六者所以為累道者任其自然着於有為所以為塞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正言適得吾體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靜靜則定而生慧矣故明明則表裏瑩然渣滓渾化故虛虛

即為也。或曰性之動則情也。知慮謀謀于內。所以為之主也。猶睨謂不着意而已。經看見若一加審視何不知之有。言知者修為之易也。慈感則心也。治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名矣。二者若不同。而皆無為而無不為者也。工乎天拙乎人。知能使長壘大。

即上文所謂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故無道者德之欽也。為而無不為也。此段言入道下手工夫。道者自然而已。生者德之光也。生者知覺運動。性者生之故為德之所貴。生者德之光也。故為德之所著。性者生之質也。然之理。故為生之本質。性之動謂之為。率性而出。百為之偽謂之失。五句言天而之人。由道漸降。愈去愈遠矣。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為接內慮於心為謀。知者皆本於此。乃知者之所不知。外不着物。內不着己。如睨者不必睽視於物。無不見也。知者之所不知。應上知止乎其所不知。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文字中統中引線。備極針工。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皆出於不得已。蓋有得於已。不輕從事於外也。既動矣。無非真我之自然而事莫不就理焉。德在內而治在外。名雖不同而實相合也。此六

獲而不能使無。俎豆也。沈註。心。其天合工乎天也。舜有禪行人。從之拙乎人也。聖人之所以不。如全人也。方註。惟虫能天。天之天者也。忘。入則與由同天。矣。全人天人聖人。同文勢有故。舞耳。故結之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一足之人。豈顧外飾。刑之人。豈顧死生。

句言人而之天。內外皆得。所以無為而無不為也。動以不得已。句與上面性之動對看。動無非我。句與上面為之偽對看。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弄善中而取譽於人。夫聖人任其自然。而不以有心為之。其工拙反。唯蟲能天矣。聖人任其自然。而不以有心為之。其工拙反。唯蟲能是。故拙於人。所以佞於人也。聖人所以為全人也。唯蟲能。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彼。息群。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惡天者。惡人之天也。蟲之天。則率其本然。人之天。則有心。而為天也。有心為天。猶且惡之。而况吾之天乎。人乎。有相勝而不定者乎。此十句言天人之間。均不可以有心為一雀適弄。弄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沈註復謂未詳或自為自道意復友覆也謂警通饒遺也人虽交覆饒表而我必後後於求得而自無不得也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威以取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故有若伊尹及百里奚者皆莫能逃焉此八句言聖人之為天者正所以為人而不必後後於求得介者按畫外非譽也膏靡登高而不懼遺而自無不得也元稹作地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介則者徒之人也畫畫衣按弃也二者無所懷於中故能有所忘於外復謂猶言服習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有餽遺不餽而忘人則無入之情矣有入之形無入之情非天人乎舊本以介者按畫四句分屬上節非是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

天地冲和之氣敬之者自敬于被無與也侮之者自侮于波無

程也為而見之於章

自道者德之欽至此一段無起下之詞不得已句根上動以不得已句來此十八句為而無不為之總結言忘人而為天人所以為無不全體功用渾然當歸本聖人之道而大道無遺蘊矣

人之道天和者自然之中氣人得之以為生者怒出不怒為出無為是有為而卒歸於無為之意氣平則靜

不露圭角終庚乘于藏身深渺之美而下脫無

居畏壘所以全其形生者素矣一日因畏壘之民而發其義宜南榮趨蹙然有託業之請也乃楚既明其師之

教復推其教於師吾意越必能反情性而自化奈何其
 至老子之所始則挾三言以俱往繼則灑灑以自愁及
 內外俱護心與境兩相牽引又欲舍大道以求衛生豈
 知衛生之經非大道不能乎故老子即以藏身淡耿之
 旨分著其義而歷考其所能使其心不與境接而大道
 或可庶幾矣然又不能無安勉之殊也若至人不以人
 物利害相撓是其境未嘗與心接較之冰解凍釋又有
 進也然猶有知之未忘也必如兒子之槁木死灰而禍
 福無有方能以心而化境矣故論其理之必然則天光

發斯有天助人舍而境既由心而造論其數之或然雖
 萬惡至以為皆天非人而心總不由境而加知止其所
 不知道盡矣豈若不券內而券外昧乎人誅鬼誅之戒
 者哉雖然道之止於所不知者何也蓋道本無可知者
 也成毀常通無形可見出入生死由乎天門此淡耿之
 極自非聖人鮮克藏於無有一無有之中與道合體者
 矣故古之人有未始有物之說知有所至而不嫌於異
 今之人有移是之言以知為師而貽譏於同孰知至知
 不謀勃謬累塞之既化自有無為而無不為之用蓋道

德本於性之自動而知者之所不知所以可貴也。工乎天而拙乎人。聖人與惡天之全人。豈有間歟。夫聖人又非有意於為也。藏天下於天下而物自莫能外焉。第見其敬侮不殊。同乎天和為忘人之天人而已。其有為也亦緣諸不得已耳。聖人之道不外乎藏身淡眇之旨也。此篇意實貫珠文頗艱澁破碎。卒然讀之。蒙然而已。其中精粹之語殊不可及。後人疑其非莊叟之言。恐亦非定論也。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超然遐想之意。不對則必自思。所以免此者矣。沈註望日思。奮也。或曰。一。猶我。武侯未可遽告。以養性之言。故因其所以警。曉之執飽而止。固非而不足言。視日猶未免高。望遠志而有好。大喜功之心。一則不知有我。遺顧其他沈註。謬云。瞞睡馬咬。韉騾。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好惡習與性成。縱之不可戒。之不能內外交困。所以可勞。武侯超然不對。超然猶悵然。○悟機。可告以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謂搏執求飽。得飽則止。是猶狸性捕鼠無大志也。中之質。若視日。視日者。蒿其目。其心若有上之質。若亡其一。蓋併其思而亡之。嗒。

生子因 卷之五 徐無鬼

中矩中規此亦非有意而為之然未嘗乎鉤繩規矩則被其生未化也成材生而如此也如郵焉若有上之郵佚遺棄也郵佚而喪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不知其所喻性情病耳目病俱為不可必如以一喪一而後能免其勞橫說之謂鋪陳其事及說之謂揚其說六說即六

然喪耦。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言其動合架度也。舊是國馬也。分齒背頭目太泥了。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佚若喪其一。有憂也。佚失路也。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狗馬即上面亡其之意。俱是疑神守氣之旨。至道不外於是。故無鬼自謂真人之言也。呂吉甫以喻人臣忘勢謬甚。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發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文可經邦武可戡亂故曰奉事而大有功者。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卷之五 徐無鬼

翰也。沈註若是乎。怪其操術淺而收效深。今人于紛然酬酢之時。迴念狹提最為可樂。味乎此則添園反性之旨可見矣。流人喻寓性之遠。迷虛空喻道于所迷而迷以失道也。辭馳之徑已非人迹所至。而又藜藿塞之。極形其境之荒涼也。跟踉而住空虛之地也。

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常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入者而喜矣。似人似其本不亦去人滋久。思入滋深乎。夫迷虛空者。藜藿在平。鼪鼯之逕。虛空空谷也。在塞也。鼪鼯之逕。山蹊之間。跟位其空。跟欲鼪鼯所由之處也。而藜藿塞之。荒涼可知。然空中足音之且止之時也。聞人足音。蹶然而喜矣。蹶然空中足音之響也。九字作一句讀。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效其側者乎。警效。喉中聲。數語寫出寥落不堪之景。幾使離人破涕。猿號。鵲啼。聲不堪聞。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效吾君之側乎。喻人失其性命之情。猶去其鄉而遠遁。一聞真人之言。未有不

莊子內篇齊物論 卷之五 徐無鬼

賓擯同。喫不慣酒肉。饒是真高強。擯酒肉而不御者終偽也。

天地視万物無二也。登高喻貴。居下喻賤。言不可尊已卑人以縱其欲也。承上一字起下。一字是登高而自以爲長矣。三之真神豈效爲此。和一致也。姦越位也。推已及人。則暢然損入利已。則歉然也。姦

如親戚昆弟之。久離而復合矣。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即將酒肉之味。生出。養字。來言萬乘之。高非長。而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不但股削民。下非短也。膏。蓋有糜爛其民之意。觀下段便見。

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也。以聲色臭味之塵。蔭其六根。賊其天和。所以病也。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而君獨病之。何哉。承一句收得。冷雋。與達生篇。所以異。姦句同調。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愛民。從上。面苦一國之民意。轉下。欲爲義。即下文。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姑息之政。行所以養釀亂。大抵以其迹爲。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偽哉。凡欲成其美者。皆爲惡器而已。蓋仁義本美名。而爲之不由中。未免流之於偽。豈非惡乎。○偽字。生下。誠字。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故有爲而形者。能造其形。於外。所謂兵莫憚於志也。

則足以病神。病之病神也。沈註。無論人心不服。即身中神明其首肯乎。外傷爲之。則內益潰。君自此爲之。從此入手也。沈註。誠傷二字。此段眼目。形與形相生。有仁義之形。則偽仁義者。必從而忘之。心有所形。則憑空造出一形矣。心有成算。則自然生出攻伐矣。心有變動。則內

生。子。曰。徐無鬼

乘日之車進德
修業欲及時也
黃帝遊而迷童
子遊而痊則黃
帝之所謂聖者
童子之所謂病
也六合之內交
臂履指也襄城
之野水解凍秋
也六合之外則
不可方物矣

循本凌轅也詳
問也每事歷過
詳問之也

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
野遊於有方之內為物所構漸覺瞽昧也欲已之則莫今
若以明故乘性中之慧且而遊於無障礙之處也
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六合之外出乎有方之內也此以治病
之法喻治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
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黃帝以童
不遑為治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
故又請問也○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
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牧馬去其害
其病身其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沈註長者教子以無事之法每日
指也田而作日入而息今于病少痊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

無凌諄則不樂
心察而後能用
其凌諄也招世
自炫者將以求
售中民庸碌者
惟思保位病如
信宿之病二名
欲名居于此而
不去也
通雅際壁會也
相交會之名
比親暱也通力
合作也
遭時有所用二
句言其得時而
駕亦為已而已
順比于歲舍于
時趨也若此者

無凌諄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凌。凌轅。諄。詭。諄。囿。於。物。為。物。所。拘。也。○。四。句。言。各。有。其。能。而。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憂。其。無。以。自。見。也。
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
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招世招控於
中民務求得民之心者也矜難謂勝入之所難勝奮患謂
自奮於憂患之中宿名留名也廣治廣其治世之具也敬
容飭其動作之容貴際以交際為重也農夫無草萊之事
○九句言各有其能者各施其用也
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二句言各有所為庶人
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二句言各遂其
也喜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

易物所易而不
能易物者也既
為物所易則內
外皆汨于物而
已
僥倖而中也
未有公是而各
是其所是與未
有定的而各中
其所中同也
變與造水奪造
化之權所以為
得遠之道也
陰中包陽中
包陰故召其微
而著遠以弟子
盡其道為恥故
託言非是猶惠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拜也可乎惠
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
堯也可乎惠子曰可
惠子此時亦明知其不可故意說個
可奈何惟有置
可正是其強辯處此等口實真個無
之不較而已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
秉公孫
龍名與夫子

子以不出乎眾
為恥而務為強
辨也
或曰淮南以冬
錄膠以夏造冰
又曰調弦者叩
管三弦彈角二
動此同声相和
者也夫有改調
一弦其於五音
無所比鼓之而
二十五弦皆心
此未始異於聲
而音之君已形
也
鍾伯敬曰琴瑟
各調不同有兩
絃三絃者亦有

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
道矣吾能冬舍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
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
舍鼎不用火爨造冰不畏暑化蓋
冬有伏陽夏有伏陰以氣相召也
○俗本舍鼎
訛變鼎未是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
廢置也置一瑟
於堂置一瑟於
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室鼓此瑟之宮角而彼瑟之宮角自動
蓋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非奇事也夫或改調一弦於
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
已且若是者邪
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或別
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
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眾音之主
故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鐘之宮宮為君故能役他律此

止改一絃者如
琴慢商調但緩
二絃琴實調但
緊一絃而波六
絃亦即俱改調
其移柱亦然
其所改一絃即
音之君也
諸家皆不能勝
我而服我則為
命中之技而非
魯遽之瑟可比
矣
音美躡投也循
本足不進竟
躡子喻不愛精
神鉞鐘喻肆力
堅白唐子喻大

亦常理不足為奇魯遽之
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以辭謂抗其詞以相爭也相鎮以聲謂厲其聲以相壓也
惠子以四子與我相辯不能取勝自以其道為至豈知道
以無爭為貴相抗
相鎮無有是處
莊子曰齊人躡子於宋者其命闕也不
以完其求鉞鐘也以束縛也
以完其求鉞鐘也
以束縛也
則必束縛之又惟恐其缺何其愛子不如愛物也○此喻
惠子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保惟加意於詞辯名聲之間
顛倒之甚者也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不出境外亦終於遺失而已○此喻惠子不知他
求大道惟於四子之中欲求相勝總不得道也
夫楚人
寄而躡闔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

道不在淺近遺
類猶言不知類
躡闔不能動舟
人習於舟其勞
明不敵矣夜半
無人其勢明無
助矣未聞于岑
其勢無所依傍
矣造之怨也亦
何為哉
物必有質而後
文可施郢人既
死無立不失容
者故謂之質死
惠子天資甚高
敏悟絕世然園
睦不食猶孔
子取狂捐

而足以造於怨也
舟人鬪吾知其不能脫身於岸上徒以取怨於舟人也○
此喻惠子道既不足於已又欲於是非茫昧之際與人爭
勝不足有濟徒使與物不適
而已○三喻三意諸解俱未明白
喻據梁相之勢以與人爭且失其真欲再聞其可得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漫其鼻端若
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垺而鼻不
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
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也非夫不動之質無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
以施其巧質猶本也
與言之矣
知之可見矣然吾以為千載而下亦無一知之

莊子內
卷之五 徐無鬼

或曰質猶質於君前之質對也。可不謂云言不可不及時相詢而遺言也。張本謂作譏按管子曰質皆然。呂覽又作不比於人上志而下求其於物也有不知也。

不比之所謂人至清則無徒此即潔廉之累也夷存不念舊患

者不獨當年而然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

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曰不可其為人繁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

與之並文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

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德君友之間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

也上忘而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愧不若黃

帝而哀不已若者既取法乎最上又不以責以德分人謂

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

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

不疑不聾不作勿已則隰朋可

亦曾薦人太史公言是年隰朋亦卒則管仲能料生不能料死也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溪

綦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

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

猶能搏也趨射爭進而射也執死疾也給續也捷速也矢往雖速狙

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此極也

司馬云見執而死

所以愚而不知害于聖鈞引君之怒逆拂民之欲上若忿之下若畔之便此鈞君逆民相友列子作下不畔郭本黃作皇或曰恂恂通

驕人之色
鋤其驕矜之色
頭名也亦樂
則不至狃之委
蛇辭顯則不至
如狙之恃便伐
巧
存物論中一問
恐其不可如此
也此際所言問
其何以能此也
故下文答以居
山穴之中言無
心自晦則雖隱
亦彰懲其如是
乃日飲而自至
于斯
響之謂田禾以

便承上敏給搏捷
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色字所包甚廣
矢來殛應作極
富貴則有驕泰之色賢勞則有矜誇之色施子則有顏不
恩德之色尊上則有傲慢之色是皆所以取禍者
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去樂
辭顯所以淡自貶損鋤其色之根也三
年之功而後成則此段工夫委屬難能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
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物之尤言於人物之中稱
為最者若槁骸死灰如此其將何以自見曰吾嘗居山穴
邪不知子綦政不欲自見也觀下文可見
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
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

見子綦而絃鬻
于人
或曰淮南至精
之像弗招而自
來不麾而自往
竊之者誰而自
為之者誰而自
成智者弗能誦
辨者弗能形昔
孫叔敖恬臥而
野人無所害其
鋒市南宜僚弄
丸而兩家之難
無所關其詳註
恬臥養德敵國
不敢犯害又按
通雅甘酣通循
本若言可用則

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田禾即田和齊
賀賀其得人也言已有以自見故人得而知之孰
知名之所由著即實之所由喪也烏得不悲乎
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
其後而日遠矣既悲人之務名喪實矣然知其喪而悲之
喪為可悲尚有悲哀之跡未臻化境故悲夫悲人之悲者
而後日遠乎累槁形灰心蓋由此矣○文如層巒疊嶂愈
出愈奇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言古之人宴會之間常有言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言吾聞聖人
不言之教而

莊子四

卷之五 徐無鬼

七

吾願有喙三尺。反言其無所用也。沈註：枕羽而甘寢也。總兼容并包而不分也。道之所一而一而形也。德皆從此而孕。故總乎此知之所不知。則無可言矣。故休乎此。是有德亦不能同。雖辨之亦不能舉。故今有善辨之名。若儒墨者。其為不善者可知矣。若欲以辨舉之。

吾未嘗語人。今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乘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二人皆以無為而解。着必喙長三尺。而後能言此事。甚言其不能言之意。○夫子之語止此。即現在執爵受酒。二人往。事當面敘述一番。有對境相忘。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彼指二之機。妙甚。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指夫也。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先天之樸。一而不分。故失道而後德。總猶歸根也。知之所不知。其個中有難於形容者。而言於此。無所用也。休止息也。○此二句分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德有四端。萬善之名。自舉者。舉其事以示人也。儒墨各有分名。而嘵嘵於言辯。是不能總乎道之所一。而休乎知之所不知。誤已誤人。豈不哉。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言聖人之渾同。而不外著。所以為大。正與儒墨大人相反處。○此又生出大字。辨折到底。轉換不窮。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善言。即今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為為。迥出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為也。有心為之。夫大備矣。莫若便不是大。而况為德乎。德者道之降也。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大則備矣。天地之大。備原無所法。冷軟。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

則亦不勝其辨矣。此則道之所一者也。賢尚不許之。况大之名乎。有心于大。則不能至大乎。天地之大。自然非積累而後成也。無求。跟土。奚求來。無失。無弃。陪下。不以物易已。蓋有所失。有所存者。先有欲于物。而后失焉。弃焉。如相易也。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言聖人之渾同。而不外著。所以為大。正與儒墨大人相反處。○此又生出大字。辨折到底。轉換不窮。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善言。即今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為為。迥出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為也。有心為之。夫大備矣。莫若便不是大。而况為德乎。德者道之降也。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大則備矣。天地之大。備原無所法。冷軟。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

莊子因

卷之五 徐無鬼

若

不窮為及已也。不摩因其自然也。古故同。

九方歎前知相宜。與國君同食。故以為及。三族而不知此。中大有不同。故子綦以不知其所自來。蓋以已不求。顯達而同食。亦非及。及三族之及矣。用及於入於二。字說。怒與國君同食。則此際之。形境可想。而不

何可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以物喪已。反之。當身而各足也。循乎遠古。而不摩也。此大人實際道理也。大人之大。大於此而已。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機鋒有致。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汝惟知飲酒食肉之為福。而不知飲酒食肉之福。必有所自。

能及三族矣。猶言豈不怪邪。或曰。猶言汝何莫怪邪。創句法。

渠公存官中街。名心國君同食。收。亟以畜天下。為仁則必有甚。不仁以存乎其中者矣。故恐其為天下矣。而人與人相食之患。亦甚乎此矣。此皆誠不能動物。

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家。若勿怪何邪。祥。北羊也。室。西南隅。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數語與庚桑楚不與等語。翻弄其行文。斌媚。有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長袖善舞之態。文品欲仙矣。有怪徵者。必有怪行。始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言其循常任性。無功於世俗。而得世俗之報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則不可奈何。惟泣之而已。

莊子曰

卷之五 徐無鬼

故以愛利行仁
美也誠苟在中
何用行仁哉
有器所以得會
有仁美所以得
民親暫過目也
言一人之所見
有限不足以斷
制利天下也正
此上文不見天
下之笑後世之
患下文不知賢
人之賊天下互
相開會利天下
仁美得民也賊
天下一人之所
見有限而流弊
無窮也若此者

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別而鬻之於
齊恐其逃故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渠公齊富室為街正買柎
以自代也○此言禍福倚伏無常術者之謂祥即道之不
祥也故三代之祖若父皆積功累仁而後食其報若暴秦
之興而九廟隨滅於二或曰適當是謂為踴也
世此古今得失之林也
齒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
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自庚桑楚篇言
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朝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
而其未存乎千世之後語意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
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
者寡利仁義者眾捐仁義者是與仁義相忘即下面外乎賢者一流人此樣人極不可得而利仁

局中之賢人何
從得而知之惟
局外者明其故
耳通雅曖昧言
其柔悅也崔烈
傳及不知姝邪
姝猶好也
又曰卷婁曲婁
盛羊肉之器也
聚婁同沈池華
記直為羊非也
猶言以此以進
域此以退也此
濡首于權利而
不能引決以至
于凶者
舜擊於童主此
得人之得而不

義者天下皆然也利者眾矣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
則歸往者不可得而禦矣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
禽貪者器夫為仁義之行未必由中而出不過為民歸往
入如豆區金鐘之類是猶假好獵者以網罟罾弋之具以
肆其掠取之術此大亂之道也後世人與人相食非以此
歟諸解是以一人之斲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覘也萬物萬形當輔
其自然而後可以曲成而不遺若必驅其從我是欲以一
人之斲制利天下譬猶割物者不顧其所安而總合一割
而斷之其為傷者多矣此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
便是利中之害也割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
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賢人為仁義之人也外乎賢則高出
賢人一等者○許由逃堯之言止此下
俱莊子雜著觀勾踐會稽之語可見
有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曖姝濡需卷婁六字叶音成文其義已見下
者有卷婁者曖姝濡需卷婁六字叶音成文其義已見下
文不必穿鑿訓詁疑當日或有三樣成語故

莊子曰
卷之五 徐無鬼

自得其得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者也。此性
情之相合也。
利如順利之利
衆至則向背不
同而不能入二
相合不能相合
則不能順以心
之燭如燭者避
竈之燭抱其德
而不用惟燭其
天和以順天子
管子蠅壤一寸
而似有水是蠅
有知也如蠅奔
知則無管求如
魚得計則不爲

莊子欲引卷婁
一段因併及之。所謂曖昧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曖昧昧昧
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曖
昧者也。虛靜之中本無一物何處着得。濡需者豕蠶是也。
擇疏鬣自以爲廣官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
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
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人之托身
貴之門而一旦與之同禍者何以異。卷婁者舜也。羊肉不
此此等人是以冰山爲泰山一流。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
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竟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

餌誘如羊奔意
則不喪於多岐
此喻承上抱德
以起下復心也
以自視目此三
句即抱德之意
所謂同乎無知
其德不離也平
則因物而無所
私曲變則循物
而無所作爲王
元汎本作其平
也水其直也繩
其變也循以天
詩之以無爲詩
物不以人力助
無爲得之失之
之指物言數

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
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童土即童山山不生草木曰童
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乎。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
比不比則不利也。比合也。人既衆則情亦不一難得其合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無
心於天下而無所親疎抱德養和以任天下之來去得以
全吾之真故曰真人。真人神人無二義也。真者言其無假
神者言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至微羊至柔而
其不測。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未能無知無意真
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居而棄其知與意。以目視目以耳
如魚之忘水而已。○三語叶音成文奇甚。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如此與物相
忘將使目忘

徐無鬼

得于物而生或
失于物而死真
人不能離物而
生也或得于物
而死或失于物
而生真人不為
喪已而徇物也
上二句不離于
物根以天待之
來下二句不泥
于物根以人入
天來
鍾伯敬曰得生
死哀也得死失
生欲有甚于生
惡有甚于死也
唯種不如用菜

乎色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心忘乎識
而所復者惟心復字即易卦所謂敦復抱德煬和之學益
如此若然則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
如繩不見事機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矣古之真人
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言居無事以待事不以有事求古
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死生猶
死之生即貴賤之義也真人應物各隨其所居於生為
得於死或復為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
有時誰能常也○根上其平也繩其變也循二句來以言
真人能順天下非猶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者故下以藥
喻之諸解惟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離也豕零也是時
為帝者何可勝言承上言藥所以醫病也若不合於病
毒一也故梗浮雞補零利當其用者各有時而為君夫用
之者得則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即舉數品其他

者之能因時達
變也或曰通雅
雞離矣實管子
名卯濤方言云
夫子笑謂之為
俗名雞頭盤風
日常之河亦
常然而不損益
恃其不竭之源
源之所以能不
竭以其常在干
土而不離也直
人之德不離寧
異是哉沈氏只
止也或曰請只
猶言縱使
此高其本而不
守其舍此視目

不可勝言所以如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樓於會稽唯種也
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
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文種明於謀國而暗於保
畫見鶴脰限於長而不可斷去其於得失生死故曰風之
之處舉此遺彼去真人遠矣此反言以形之也故曰風之
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
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風之過日之過
河也有損謂減耗其流也河有源故不見風日之相櫻以
喻真人之應物而不窮者蓋有其本也○此承上文推進
一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水之
層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物之於物
如磁石吸鐵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之類守之審者止於定

此極則實乎此
被則始乎此
待源而往實際
其解之五句言
有解而無千無
用無為而無不
為也解既以不
解為解知既以
不知為知則講
求之若不可求
之于物亦不可
求之于無物謂
滑有實捉摸不
定而又非無物
也不代則無二
無息不可以虧
道本無欠缺道
妙如此可以謂

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循理之自明。冥中有極。寂而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解猶知也。此其問之也。不可承上。待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來。
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又為初機。立個方便法門。設欲講見其升降上下。而謂也。流動旋轉而滑也。然而實理存乎其中。自古及今。以閱象甫。更無代易。亦無虧損。可不謂大
有昭著。如有舉而引之者乎。揚舉也。推引也。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言此中昭著如此。曷不問是而生疑惑於其間乎。若以此不惑之實理。解我不問是之妄惑。則復歸於不惑之域。自無有惑之者矣。此謂大不惑也。此又闔不之。不察無南高誘。註揚推無厚。大教者也。指出不知問是之病。而切言之。

者乎。言道非不
可知。道既有人
揚推。則何不問
之而生惑。若以
揚推之不惑。而
解我之惑。以返
於不惑。庶為大
不惑。不然。吾見
大惑終身不解

凡內而治心。外而治世。大約知天者真。知人者偽。而真與偽之間。其損益又較別焉。魏武侯性命耳目之交。病也。形神之可勞也。是不知乎天之真者也。相狗相馬之喻。好和惡姦之理。非徐無鬼發其義。何以宣真人之警。歎使愛民偃兵者。知修胸中之誠哉。然非無鬼一人之私言也。黃帝之見大隗也。以七聖而服一童子。猶不外乎去其害馬之片言。則其他可知已。乃世之人。去天漸遠。未免各有所趨。馳其形性。以潛之萬物。寧知各是其是。以入相敵者。不如立而為質。以天相忘也。若隰朋不

卷之五 徐無鬼

莊子內
卷之五
以賢臨人。顏不疑不以色驕人。南郭子綦不先以使人
知。不賣以使人鬻。皆庶幾知天之真者矣。猶未也。惟孫
叔敖市南宜僚不道之道。仲尼不言之言。則爲德不能
同。辨不能舉。卽并包天地之大人。無求而大備者。豈有
加焉。夫古人之舍人僞而從天真者。非漫然而爲之。又
有見乎人損而天益也。九方歎論世俗之儻而子綦不
以爲福。堯知仁義之利而許由反以爲賊。蓋知卷婁者
不得休歸。其失每與賤姝濡需者等。故不知真人無親
無疎。不以人入天。視生死得失之相乘等之藥董之相

帝也。亦何至如文種之存。越愁身。僅爲鴟目鶴脛之用
者哉。夫有形者自然相累。而無形者磨之不磷。凡物莫
不然矣。彼風日之過河。無損也。以有源焉。則物之守物
者。皆天也。不然。舍天而從人。斯有能於其府。則殆成禍
長。於治身治世之道。蔑有不損者矣。如是而知天之所
謂。可不問乎。夫欲知天之所謂。又非以知知之。殆以不
知知之也。大一。大陰。大目。大均。大方。大信。大定。此皆所
當知之數。亦皆以不知而後知之數。所以問之之法。必
在乎於有崖無崖之外。而求乎萬物今古之間。以不惑

解惑。天人之理。庶乎其得之已。此篇前半。詮理精密。練詞古雅。後半。變幻斷續。不可捉摸。文境之奇。盡於此矣。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則陽即彭陽。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

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此公宦念頗熱。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言我雖譚汝於王。不若公彭陽曰。公閱

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擗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予宅。謂我之所安。惟有此耳。此外別無他營也。夫夷節已不能而

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言夷節談汝於王。已不能取信。而况我不如夷節者乎。諸解失之。

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

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言我之不如夷節者。何也。蓋夷節雖

獨。周禮作籒。國語作稽。冬則以下。暗。提。醒。則陽。非。可。任。之。時。無。應。指。顛。冥。助。消。有。知。照。下。仗。人。能。捷。不。自。許。以。神。其。交。謂。楚。王。不。之。許。而。必。強。為。薦。引。以。著。其。交。道。之。神。此。種。招。權。死。利。固。已。顛。倒。昏。昧。于。富。貴。之。地。其。于。朋。友。之。間。豈。能。相。助。以。德。惟。日。楚。于。汗。下。耳。春。本。非。復。交。之。

時病寒者不知其不可冬非反冷風之時而病熱者不知其不可願宜之走亦不知其時之不可或曰淮南夫人之事其神而燒其精管然而有求於外者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陽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非欲人以甘辭悅之正

無恬退之德而有干進之智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與之滑和以神其交則其氣味之相薰必將顛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益實相損也夫凍者假衣於春陽者反冬乎冷風春何足以救凍反風於冬何足以救暍欲因夷節以求進何以異此言其無及於事也夫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楚王之處已待人嚴猛如此非有辯才正德之人誰能動之蓋凶暴之人非常人所能化必俟聖人而後有以善其用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也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甲化甲化也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樂其羣而無猜也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通乎彼而仍不失乎我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

德以大道化之則亦料頭編髮而不免虎口為娛使之和豫而與物為春保己樂放之順利以托已則已不求保而人自保之不言不形諸外也飲和善氣迎入也偶然並立而人化之如父子之宜童孺若田野而君必候其所施前段說夷節後段說公閱休而只用佞人正德一句輕

其所施其和氣之蒸入使人有不飲而自醉者故竝立之間偶然耳乃能使人化有如父子之相宜焉其動人有如此者然彼亦非有意於動人也彼本期乎歸以居心不過間或行其所施耳諸解俱謬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言即此恬靜之心與人藉其人則公閱休是也若與之以見楚王則躁競者多少懸隔於必有上化其君下助其友矣豈予之所及哉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綢繆猶糾纏也聖人之心自無物累之糾有所勉也復命歸根之謂搖作動也動作之中不離歸根之道惟師法乎天之自然而已亦何嘗自知為聖人哉乃人則因此而名之耳此承上言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所以為聖人皆出於自然而無容心也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倘若出之有心而憂其知之不足則所行有限而時或有

注子因 卷之五 則陽 三

三作紐
聖人綢繆以下
另作一段言聖
人動容周旋中
禮乃性之也即
命他有所動作
亦出于自然人
便視爲有爲殊
不知憂其知慮
以爲之則所行
恒無幾遇者行
不夫之時將若
之何人與之鑑
人爲之鑑也其
可喜終無已人
好之終無已美
者賤而惡者貴
也行賢而泰自

不能行者將奈之何。○此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
承上反言有心之爲累也。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
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
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
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此承上
而命之句來。言聖人之性出於自然而舊國舊都望之暢
人之命之者亦有不知其然而然也。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
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十九。十失其九也。臺縣
此承上人安之無已句來。言人之所以安聖人。非有他故
也。蓋以性者人之故物耳。人遠出而歸家。未有不見舊觀

賢之行。安往而
不愛哉。十九
分述却九分也
褚註續人之三
字當作緝舍按
日本亦作命
再相氏至無時
証上終無已用
與物二字便將
人安之亦該括
在內。言衆人之
心逐物而化。即
所謂內化外不
化者也。何不試
舍之。夫人之所
爲。日與物化者
本欲法天行健
也。今內化外不

而喜慰者。聖人復其性。是得
其故物。人有不安之者乎。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
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
之。再相氏。古之聖君。得虛中之至理。以隨萬物之成。則所
不化者。以爲之樞紐耳。何不舍於是有乎。舍止也。○此引
古以明上意。與上文所行無幾時。其有止數語對看。夫
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師天本
自能與天合德。若有意以天爲師。便膠執矣。何異於殉物
乎。若欲以此爲事。何以爲哉。○此又承上文以天爲師句
推進一層。言聖之師天。非有心於師天。故與殉物者不同也。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
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
測。其合之也。若之何。承上言聖人之師天。無容心者。蓋其
心至虛。併天亦無之矣。又何有於所

莊子內
卷之五 則陽

化是不得師天
也奈何而以殉
物為事哉教語
俱備又事諸解
將日與物化屬
再相氏諺極未
始有天不知師
天也不替因物
而非狗物也通
場也心乃事而
未嘗或場惟得
其環中以隨成
合之試觀聖人
合下道者若何
傳如隨其曲傳
之傳師天而不
困于天故能如
再成之得其隨

謂人所謂始所謂物哉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故
能與時並行而不廢應萬事而不溺此聖人善於師天也
若求合於聖人則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
何道哉意則見下
而不困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司御官名
門尹登恒人名湯得之以為師雖從之而不局於教斯可
謂得隨成之道矣故人不稱其師而獨稱湯之能自得師
是湯為師司其名也然名乃身外剩法有名則未免落於
有為而是非美惡兩端之見俱生矣非能合於聖人之師
也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仲尼為人之傳亦盡其思慮而為之俱亦不免有心矣容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歲之所以為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外之所擾擾為累者以內之未忘致之若無內則無外矣容成氏之言高於成湯孔子一等其所以合於聖人之師天者或以此歟○自湯得其司御至此詞句轉葛不清恐有脫落錯簡諸解紛紛附會總說不去余姑曲為

成若師天而不
本其師天之迹
是為之司其名
也誠干法而病
矣既欲其其矣
又欲擅其名適
為其首鼠兩端
之見耳若以聖
人非為不能
則如仲尼俗為
可謂矣然不
過隨其曲傳無
日則歲于何成
無內則外于何
附以見必得其
環中而後能隨
成若一味世故
圓轉而內無實

之說然亦不
免附會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
聞而耻之犀首官名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民人係其牛馬使其君
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
忌也出走言畏忌而出奔也○扶背折脊從上刺字生來
言必如此誅其身左見得光明正大異於刺客之所為也
此前似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
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
衍亂人不可聽也季子以魏之休養已久為垂成之績不可廢也此前又似高一層華子

則場

得不幾鄉原之
為以是而非
曰聖人網羅至
此發明聖人外
化而內不化所
以化人之本也
忌也出走因其
賢臣田忌節忌
出走而挾其背
折其脊所謂增
不亦羽必不亡
也鍾伯敬曰季
子是蘇秦輩干
忌王以不伐為
賢則仍反其行
刺之故智故以
亦亂人置之又
亂人也俱能議

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求其道而已矣華子以季子猶有功利之心而不知求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恩怨無大小強弱而戰
爭攻守之事俱在所不論矣把亂人兩字一總罵殺尤
妙在第三句故下面戴晉人之言並不提起伐與不伐
句之間能下前案能伏後音現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以戴晉
脈人只當快論讀過差矣人見魏
也君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
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
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
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

其是非而不能
得其當然之故
故謂之又亂人
戴晉人蓋漆園
自寓也韓詩外
傳戴晉生散衣
冠而往見梁王
在如左璿璣玉
斲之在謂審察
也通達人力所
通也若存若亡
似有似無也從
遊心無窮之後
返觀人力所通
則微之至也倘
然若有區區前
爭奪是非之念
一齊都矣

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
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
乎君曰無辯蝸蝸牛也蝸至小而兩角為尤小以俗眼觀
蝸也梁國一蠻也何以辯哉人跡所及為通達謂四海之
內也今以四海為大矣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况
魏中之梁梁中客出而君怡然若有亡也此時客便出為
之王而足爭哉反客出而君怡然若有亡也此
反障礙矣故下文又再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
叙客出兩字而不省也音現客大人也聖人
不足以當之大人即前篇所謂生無爵死無諡惠子曰夫
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管孔小猶以形氣相
夏而有聲若劍首之

莊子內
卷之五
則陽

夫妻臣妾一存
乘屋無次序
故怪而問之
猶旋也埋如埋
藏之埋聖人在
人群必出類拔
萃今混同于臣
妾是自下而埋
于芥民之中畔
田間也無窮然
既為聖人之徒
豈能一日而忽
然于字面哉口
言而心不自改
志無窮而得
銷聲也不小而
沈猶大隱之不
用分別夫妻臣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山名
漿賈漿者家也臣妾為
人僕也登極乘屋也
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稷稷髮亂不整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言其有聖德而隱是自理於民自
藏於畔自藏於畔謂不南面而為君不北面而為臣又不
與主人分庭仇禮而為客惟藏於左右而畔而供
臣妾之役其聲銷其志無窮聲名也其志無窮猶其口雖
於他人者其聲銷其志無窮言天下有心人也其口雖
言其心未嘗言所言皆世言而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
之俱是陸沈者也人中之隱猶無水而是其市南宜僚邪
沈所謂大隱者也

妾而自成其為
隱彼以我知其
陸沈之故而猶
嗚則必以我
為佞人未註陸
沈視世皆空万
物沈寂也若然
言其用心如此
夫子一見知為
宜僚宜僚亦一
見為為夫子鹵
莽潦草也滅裂
凌躡也耕芸重
有兩候而食報
則一蓋為政者
治民之始初終
俱不可有所忽
也若名臣治之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以律此
人謂其志崑於內而不為外所奪者
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著明知丘之適楚也以丘
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然若
者言如他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
這等入也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存留也室虛果已逃去也
公案但彼隱於耕此或曰稷稷總言其髮蓬也左傳余髮種汲冢周書殷政總如風草通雅因
隱於僕尤為奇特息而轉也當頭而隱無水而沈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
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
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稷之其禾

而不其量是
教之鹵莽滅裂
于我矣變春變
而整齊也

繁以滋予終年厭飡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膚坼也變齊謂盡易舊歲之法封人之所謂莊子又取封人喻政之言以喻治身之道道其天離其性滅其情莊子又取封人喻政之言以喻治身之道亡其神以衆為故以衆為故者言其皆溺也鹵莽其性者欲於衆人之所為故也惡之孽為性克治功疎物欲交離遂至認賊作子此所以為鹵莽也崔葦蕪葭二者皆蘆屬喻心地始萌以扶吾形言其性地荒穢衆欲之荒穢也尋擢吾性言其性始扶吾形以遂其耳目口鼻之養隨即擢拔吾虛靜之本性以底於病也始字與尋字相呼應

既多則治身不
詳而鹵莽滅裂
孽旁生為性崔
葦蕪葭喻亂美
種扶形助欲也
並潰精神消散
也漏澆血氣流
溢也漂疽疥癰
血氣流溢之故
內熱溲膏精神
消散之故

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潰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內熱則潰也溲膏則漏也此皆不擇所出形神俱病以為鹵莽之報

行吾所學故謂
之猶是
叩其人而強問
之

伯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語甚愴然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大菑謂法網漸密而人人將推于法也先齊之就其所初見而言齊見鼻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推而強之以手推覆也解朝服而覆之寓意極遠以為此人陷於罪皆自上致欲使其着此以問諸朝也下面俱發此意號天而哭之此等語何處告訴只好呼天痛哭而已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離離同莫假莫之謂問其母乃為盜乎母乃為殺人乎其所以致此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禍者有由也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大古之世本無病與爭也及聖人懸賞罰實府庫而民始不安其本分今不知返於無為之治

盜殺矣
所出政令事
皆肖其物以為
設施坦自易示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大古之世本無病與爭也及聖人懸賞罰實府庫而民始不安其本分今不知返於無為之治

盜殺矣
所出政令事
皆肖其物以為
設施坦自易示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大古之世本無病與爭也及聖人懸賞罰實府庫而民始不安其本分今不知返於無為之治

無一毫隱曲也。不然則自以為失自以為枉矣。朱註一形當是一物。力竭不識不敢不勝不至也。日出多偽指隱為物諸事。或曰安取當作安敢林註是也。人皆知責於盜竊而不知有教之如此者。追之如此者則豈可先開盜竊乎。行字一歲之中有日新月異之

以過亂源欲民之其於窮困不休而不盜不殺其可得乎。此就民未犯罪之先而言。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言致意以不人而又治人以不為之罪也。四語總是一意民知殫力不足以避誅不得不為巧偽以苟免是上以偽倡之矣。取則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凡偽俱生於不足而民所以不足其所由者矣。此就民既犯罪之後而言衰亂之世。民知之知本聲下脫一尺字。刻急顛倒之形曲盡於此。可勝嘆息悲愴。

功可味始則以較前為進一境。故是之既而知其所是者尚非故誦之也。惟不見故第算其所知也。如此其可止而不求乎非但不無所逃乎所不知以為知也然與然乎然而又沈註因眾人之所欲謚而謚之耳有物論所謂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化謂融化進變無窮始以為是矣而卒非之。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即五十九年之非邪。此皆知之所不知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便人之生死有根有門第不得而見耳。這個不見處聽之類。此人之所推尊也。但問未有耳目之先視聽在何處去。既有耳目之後視聽從何處來。此是無根無門知之所不知者。人必恃有此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而後知也。疑猶惑也。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已乎已乎嘆息之詞誰能逃此所不知者以為知則人雖有知亦總歸於不知而不能獨出也。即此

因是也。
同浴亂之甚也。
奉御而進所猶
後世之值猶辨
事也。博幣史籍
治宗廟朝廷之
事奉幣而進公
使人代執其幣
而又使人扶而
翼之。或曰博物
志作不逢箕子
云不馮其子矣
公奪而藏之。
毀簪尊其所知
者。抑夷恃其所
不知者也。
朱註少典大對

特其不知之言亦當付之不可知而已。然與然乎。言其不可致詰也。此段言死生是非之理。可以包括全書。非細心理會不能遽解。或曰此本作然其然其然無所逃於陰陽之外。彼所謂然者果然奇文原不易讀。
仲尼問於太史大弳伯常蹇。弳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
畢弋，田獵之具。際，交際也。諡法亂而不損曰大弳。靈言衛靈公之為此諡未足以當其惡也。
曰：是因是也。
言靈本非美諡亦因其荒亂故名之耳。
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濫，浴器也。奉御，猶今云召對搏幣將幣也。扶翼使人扶翼之而行也。言靈公之慢若彼其敬若此，是亂之中有不損者，所以命之為

知典公對謂者
調燮於其間
不通主于何人
而謂之丘里之
言所謂靈論公
評也。合真以為
同舍十姓百名
也。散同以為異
成風俗而播諸
四方也。或曰自
外人自中出四
句又見天運篇
可併觀矣。我以
言而人世人則
正我之失者則
不匪焦註文武
大作文武殊才
為是或曰自句

也。弳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馮，猶托也。里，葬所也。古稱窀穸為蒿里，銘之意謂原葬之子孫不可託。後世有靈公者奪而為葬所也。此言靈公之諡為前定也。余好讀易，有友謂余曰：讀易何為？余曰：吉凶悔吝，各有其數。讀易所以求趨避耳。友曰：數已定矣，趨避即數也。讀此益服其為至言。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
聚井為丘。聚丘為里。丘里之言猶所謂公也。
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
見得異乃同中之異，而同乃異中之同。或合或散，故有同異之名耳。今指

殊面四字可削
言拂之為宜正
之為差以禍福
淳三故也其所
以法天者也天
不賜則君又何
用私焉故國治
文武之武同治
其國也舊本以
國治為句不是
蓋大人句宜歸
併道不私一路
講大人不賜道
主于大人大人
既不賜則道自
不得而私矣無
為不執距也無
不為合併而為

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係馬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喻異不見道合而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併而為公。但異者不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可謂之天。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夫既合併天下以為公則不當有執距之意自外入一己之見由中出者立言者也立言垂訓吾心雖有所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意如此方可合異而歸同矣。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此言不執不距的樣子。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

公也面猶方也
自殉則其人異
方矣而不知有
所正者不能無
所差故大人猶
大沢大山然百
材木石皆我所
有而無容執距
也足謂道止于
丘里之言也號
而號之猶道不
止於丘里之言
而姑以其近似
者號之也道無
所不統攝故借
丘里以明之然
丘里亦處于方
物之類鍾惺曰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能一定故禍福之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逆於彼者而偏順於此者若一以我見自殉執而距之則事理之變無窮合於此者未必不謬於彼矣豈能使之合一。比之太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須知同中作一同想異必歸同不可作一異想同與異俱不在已不可作一已想如百材異也而同度於太澤之中木石異也而同萃於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同也。居可知矣丘里之言其以此也。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謂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

在子因 卷之五 則陽

是號物之教謂之方。一句註脚。物之教不止于。五道者為之公。則固有于物而非生物矣。物矣。自而得有哉。鍾惺曰：大約用。日月互相為照。而万物不能與。日月爭光。故曰相治。四時代。謝物有遇其時。而生遇其時。而死如四時生殺。

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此哉。道之大也。雖天地陰陽亦在其範圍之中。不可盡也。第因丘里之言之太。號而讀之猶可。但既有則丘里之言便難比於道了。蓋道本無名相。何可言哉。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若以此而比道。是猶狗之與馬。其大小相去多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因上既句發問。以為萬物皆自無中生。有。然其所生。果從何處起乎。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益。相治。日月往來。是謂相照。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謂相益。蓋者。藏也。陰主翕。受陽主施。與是謂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四時之氣。嗣續生剋。循環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陰陽四時如此。萬物莫不乘此不能無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憑虛而起。雌雄判合。用是而有矣。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

之入之以欲惡。太就生。万事亦如此。欲惡太就。豈先有之亦憑空而起。片與。同夫婦。合則子孫常有。猶陰陽四時之合。而生物或曰。蓋嘗作害謂相生克也。賜冠子。氣故相利相害。是也。安危。數事亦從欲惡太就而生。名可名者也。突可見者也。粗者不足志。微者不能志。惟此可志。

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既有情矣。則事之中。有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亦因之以各出焉。此皆可考而知。非難於致詰者也。此就物理之該備而言。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先後相隨之。謂序。循序。即有理而不亂。氣運之屈伸相感。如橋之有升有降。若或使之。其中窮反終始。自然相因。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是物所以乘氣機而出入。言之所盡。知有必然之理者。此就物理之循環而言。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言者言此。知者知此。亦就其物之所有而求之。而已。若其所廢。則為既死之後。所起。則為未生之前。此處關頭。誰能議及。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季真接子。當日有此。二家也。莫為如

莊子內
卷之五
則陽

而言或曰疏本
精上有數字橋
橋同橋起運轉
也方密之曰謂
矯然而起極物
極其言之所及
知之所至不過
物而已物自廢
也道何損焉觀
道者所以歸道
而不已或使如
行或使之同意
季真主於無為
接子主於有神
正於其情物性
之亦然也偏于
其理據後而言
之也徧作徧所

佛家之自然性也。或使如佛家之因緣性也。情實也。徧周
備也。此因上議之所止。句發問。以為物之廢起。既不可以
議矣。然此二家
之說孰是乎。 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
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雞犬之
所化。所已為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也。以至斯而
易知者。猶不能以言以意而求。况道本不易知者乎。斯而
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
物。而終以為過。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
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或使則實莫為。則虛
則未免。圍於物。而終有失言之過矣。或使則實莫為。則虛
承上終以為過。來言。或使。則明明有個。至使之者。太說。有
實了。言莫為。則全是偶然。聚散。適然。生死。太說。虛了。有
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

自化。所以鳴吠
之故也。所將為
所以鳴吠之機
也。鳴吠而或使
乎。究誰為之。吠
鳴。莫為乎。何以
能鳴吠。精而無
形。大而不可圍
莫為。或使何所
見。而云然。或曰
徧一作。可見
者是物之所化
而非。使于物者
也。或使之說。未
是也。不可見者
在物所不到之
處。所謂道者。為
之公。而非竟無

蓋其有名相者。是物之所為質。若其無名相者。則立乎
疏。物之外。而實運乎物之中。即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
以為用。是也。此理原不易言。若以為可。言可。未生不可忌。
意而言之。則去道愈遠矣。季真接子之謂也。未生不可忌。
已死不可徧。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
所假。未生者。不可禁其不來。已死者。不可窮其所往。蓋一
不可見。曰。或使。曰。莫為。不過想當然耳。非實見得是也。所
以失虛。失實。終落邊議。凡書中所言。知之所不知者。皆
指此也。至是。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
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
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止。既為無
窮無止。則言亦何處施設。悉歸於無而已。這便是物理
之所在也。彼或使莫為。是有言之所自。道不可有。有不可
起。祇在物終始之間。而物理則未盡也。道不可有。有不可

其物也莫為之說未是也死生之理在目前而不可觀或使莫為不過借以惑人本道也求物也惟道往無窮故物來無止然道在物中豈可見而可言哉道不可以有言或使之非也有道不可以言無莫為亦非也

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承上言之無句來言之無則與物同理者蓋以道本不可有若有則沉着於名相欲歸於無難矣究竟看來不論有無連道之一字亦安不上不過假之以為名耳言而况或使莫為在物一邊說者又胡足以與於大方邪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足即上文正於其情偏於其理者盡皆也為道為物不論有言無言在於言之足不足耳若論道物之至極處既不在有言又不在無言於非言非默上自有極處非言非默果是如何景象當沈註老子所謂因是而不能知者乃為道非非之學以無為自得之大類禪門非空非非空等語究竟以不知為宗旨道者物之所從生本乎天而命乎性為人之本然於以保已於以化物俱有無窮之意存焉至其為道之極究

蓋得道者言物亦道執物者言道亦物也言不足以及之默不足以及之道在不言非默之際非言非默之際

非可易窺也公闕休一擲鼈休樊之人耳其有當於人心非無德而有知者之比豈有殊術歟亦惟本乎性而以天為師得乎人之所固然而自安於若不知若不聞之境乃人之安之也亦遂若歸故土者見其景物欣然而樂趨矣故冉相氏之得其環中成湯之從師不圍皆有隨成之用亦師天之道得也則容成氏除日無歲無內無外之說於保己化物之理不有可通哉然非可曰此其道在於古而不在於今也觀之近世則有戴晉人蝸角之喻而魏瑩即服其吹劍此其化物為何如聖人

僕登極之舉而孔子亦取其陸沉此其保已爲何如無
奈道本在人而知之者寡其保已也每有道其天離其
性滅其情亡其神如長梧封人所謂鹵莽滅裂之說者
其化物也每有匿爲物大爲難重爲任遠其途如柏矩
所謂盜竊之行者則道誠非易言矣夫道之難言非道
之難而言者之難也遽伯玉無可知之是衛靈公無可
知之名正以道之在人合散同異有不可知者存所以
大人惟合併而爲公不執不拒無爲而無不爲而已其
所謂天地陰陽之公極物之外無可求焉卽季真接子

莫爲或使之言皆爲未免乎物總於無窮無止之理未
有得也大抵道亦強名言默舉無所用非言非默是何
真境言道者可以悟矣此篇首段文法怪幻頗難訓詁
中段詞意高朗極堪玩誦至末段發出精微之論大類
宗門之旨得未曾有佛法之在中國也何嘗自天然求
書始哉

中則何...
 未...
 故龍逢誅...
 比干戮...
 箕子狂...
 惡來死...

血為碧甚其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忠誠之結死而

不化而生前人

外物不可必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不肯信也外患

桀紂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

之至善惡皆難

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待者惟此區二

未信故伍員流於江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之內養矣木本

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無火而相摩則

悲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而與人相處則

見吾人當為其所當為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生吹金則至堅

指去瓜木與木相摩則然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而守之以火則

五行中惟火最烈木者火之母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流猶火雖堅如

自傷金者水之母為火所克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金石而時以火

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燦之不能不傷

中有火乃焚大槐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也絃掛碍也如

陰陽錯行則天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方且為物絀之

此論造化

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莊子內

卷之五 外物

五

惓惓震驚也。韋同銓。呂量八材也。林註。韋韋通。徐常言以縣令。為秦以發事。然沈諸梁為楚葉縣尹。穆公召縣子而問。當時亦有縣令。特未通。天下稱之耳。况卒累灌流皆小之意。與縣實意無異。

而下。驚揚而奮鬢。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惓惓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輪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小才也。諷說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縣令舊作懸令。則干字無處安頓。仍當如字解。○近日窮。指大抄寫。數篇爛時文。向邑令投拜門生者。當書此數語。示而辱之。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段言經世者。當志於大。成不可期。近效也。○文非莊叟手筆。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上語下。曰臚。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裙襦猶未解。口中尚有珠。欣喜着忙之狀。曲二給出。風扇盜賊之時。亦不窮。口詩存。鍾惺曰。臚傳禮也。引詩二也。

末謂背在後。末也。驚。偏強也。強成。萬世之患也。視。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意以含珠者為非。為接其鬢。壓其頰。儒以金椎控其頰。徐別其頰。徐別。緩為儒之多偽也。儒以詩禮為宗。乃用之以發冢。青青之麥。四句。詩也。徐別其頰。二句。禮也。儒知詩禮之為儒。而不知發冢非儒矣。此與魯多儒服一段同意。○文非莊叟手筆。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上長下促也。末僂而後耳。背微僂而耳。帖腦後也。視若營四海。高目而憂當世之患也。上二句狀其形。此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狀其神矣。一段議論。俱從此出。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

若管四海不忍
一世之傷也窮
矜容知驚乃世
之患也生來窮
相乎沒見識乎
事本順也而喜
為驚所謂一動
之不忍終身患
也較中人之無
榮無辱者略進
焉耳相引以名
起下譽堯句相
結以隱跟上視
若當四海及不
忍一世之傷來
窮人以隱猶譽
堯非桀者之引
人以名也夫人

君子矣躬矜是全身矜持容知是動仲尼揖而退蹙然改
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業事業也言既去躬矜容老萊子
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不忍一世之傷驚然
人無百年身常懷千歲憂總言其慮之過甚也抑固竄邪亡其略弗及邪言為此
固意欲困邪母亦謀弗及於此而為之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
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以我之惠及人而邀人之歡以
進於此故有相推引其惠之名相固結其歡之隱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
閉其所譽夫不忍一世之傷者莫如堯而坐致一世之傷
也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蓋以譽堯非桀妄起分別友
之于一心皆為傷害動之於行

之相與祇須淡
忘而自然順利
猶閉其譽而自
無所庸吾之非
也如此則此一
世而得淡漠可
矣若友此而自
勞則無非揚世
之事偶然妄動
亦非正道之所
宜奈何重問于
我而終以學業
相矜也載詠再
或曰魚長鰲鰲
長其天也崔林
玉露載其說詳
矣
列也而足猶

皆為淫僻動無非邪即盜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
跡伯夷同為淫僻之意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後應是
矜持費力而無益於事也此段言應世者當以無心處
之不可矜持太過以自傷亦見外物之不可必也詞意艱
澁諸解附會支或曰矜不矜之意以歡為句驚終身之醜句此對循本載猶
離無一字可取行也奈何其所行終於矜亦戒之言也沈註汝奈何終載不矜而不宜友於淳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阿門曲曰予自宰路之
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宰路淵名龜為清江之神使於河伯之所也漁者余
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
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
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圍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容足也。墊下也。自容足之地而丁之。直至于黃泉也。容足之外。有無用之用。二。若以廣且大為無用。則一目之。要無時得焉。若以墊黃泉為無用。則高飛之禽。可以屈尾。百姓日用而不知。亦以不推故耳。心有天遊者。無往不可。及是者。無往而不可。能遊者。必至于沉遁。決絕。至知則不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此段言數定。雖有神知。不可必也。故不如去其私見。無情順應。如嬰兒無師而能言。自不必勞勞計較於胸中。而事無不集矣。諸解割裂無謂。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

疑滯于物。而不須沉遁。厚薄則其志無窮。而不忍決絕。至知厚德之人。雖出而全其君臣之義。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後世不能貶損其良貴。夫沉遁決絕之人。尊古以為不敢襲。身今而以為不足行。此初學之流。淺見者。若將眼界放高。則流絕者亦與世俗同此波靡耳。教被而不

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言之所該無窮。而人之所用有限。數語精快絕倫。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遊即下面遊於世者。自然胸次洒然。一塵不掛。若不能遊之人。未免塵根太重。即欲離世而立於獨。而此心亦不能自勝也。諸解失之。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意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流遁決絕。是欲離世而立於獨矣。總非至知厚德之任。乃不能遊之人。果於為此。全不反顧。欲與世人相為君臣。不過一時而已。至事久論定。其故曰。至人不留行焉。至人雖不當於道一也。諸解失之。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其迹也。

學承意而不狗
波不為物欲所
蔽故能散也凡
為道于所散者
不欲以物壅之
壅之則如哽咽
者然理氣俱不
順適哽之久而
混逐叢生互相
踐踐衆害俱生
諸註以道壅解
作氣壅誤矣息
六鑿之息六鑿
即耳目鼻口心
知也相換則賤
妨貴小加大或
曰道即道路哽
同梗降如飛鳥

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尊古卑今今人之情也乃生於今則又
遊者固別有在也彼流遁決絕果何為乎唯至人乃能遊
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能入
遊於世而不為流遁決絕之僻行然順乎世人又能不自
失其為我蓋不學乎世教惟順其意而不外之也此能遊
也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聽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
徹為德徹通徹也言至人所以能遊者以其心之通徹不
此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跣跣則衆害生哽咽
踐也足不良於行者如被人踐踐也足三陰之脈皆起於
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哽而不止則變為足
病也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跣矣物之有知者恃息
此言道壅之弊○依門運氣之說本此



曰降之降謂其
氣止也勃溪其
掉聲同周礼介
婦註虽有勤勞
不敢掉聲博美
曰絞計也即賈
生反唇相稽之
意崔氏曰北海
人謂相激之事
為掉聲誠急也
因急而生計也
倒植而不知其
然苟順其生機
則草木亦不自
知也善養息者
亦俟其息之自
行而必有事焉
則虽逆亦順而

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凡
之有知皆恃其息之周流其息之不盛豈天之胞有重閨
與有缺乎乃天通之而人自塞之耳文誰之外胞有重閨
心有天遊胞人身膜也重閨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
遊行此言人之所固有也室無虛空則婦姑勃溪心無天
然而有之之功又在人矣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室無
則婦姑迫塞於一處必至怒爭人心無天遊則六鑿攘奪
終無寧日矣元神不勝其擾因欲求其幽靜之處以自安
如流遁決絕之流者所以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謚
為不能遊於世而不靜也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夫養息之道非可以
之過量由於名心之勝名之過情由於自行表白御下過
急則人思以謀略當之彼此相爭則人思以知巧角之柴

外物

不生眾實矣。若未至而助長既至而忘其所有事已過而務為小補豈其道哉。或曰倒植倒生也。淮南高誘註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皆目背也。滅滅也。閉目養神則可以不速老也。或曰通雅皆一作摘猶剪也。字林曰批也。千米友公紹引莊子曰。滅滅也。摘滅也。謂髮接眉髮也。

塞於胸中。由於執滯而不化。此皆有有心之害也。豈知官事之立。必決於眾宜。而不以己與之邪。則養息之道亦可知矣。春兩日時。草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養息之道。必如春雨之草木。自然。可以補病。病者。焚利。凡人有病。只求真靜。皆滅。可以休老。皆滅。一說。以手按目。四皆冷。眼神光明。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然。息之於未塞之先。非通於既塞之後也。故補病。休老。止遽。聖人皆既失。而後圖之。非佚者之所也。此所以不問也。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莊子因

卷之五

五

按道家髮平下是也。此駭國之弊。蹄。鬼。胃也。免過而觸其梳。則其蹄自繁。故曰蹄或曰。筌。斗。回也。程大昌言。有倒鬚。謂之筌。即筌也。因有倒鬚。故謂之回。得意忘言。則無論其有用無用。而外世不須逃。世養神不至疲。神若惠子者。不知無用之為用。誠皮相耳。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而緒及之也。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蹄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蹄。兔。豈也。至此。俱發聽言者。當得其意。不可拘於跡。有用無用。非所計也。其所以痛鍼惠子之病者。為道之人。知在外者。不可恃。而在我者。無所傷。故能遊於世。而虛其心。以遂其自然也。夫人所可自必者。心耳。

莊子因

卷之五 外物

五

其聽命於世者皆外物也。善惡未免同歸而忠孝或難
食報自古已然。乃世之人輒以其心役役於利害之間
而不能自勝。豈知寇莫大於陰陽。吾心之水火。蓋有自
生而自剋者。焚和之餘。其道無復有存者乎。是以仲尼
驚萬世之患。老萊子猶戒其終矜。正以知有困而神有
不及者。不特神龜爲然也。聖人躊躇以成功。至知去善
而自善。皆能以無用言用。遂其能遊之性。而不至懷兩
陷之憂矣。然又非必離世以自適也。世有今古。時之所
不能違。至人所以能遊者。惟入世而不留行。蓋其道徹

而不壅。心有天遊。則神者自勝耳。豈若流遁決絕之人。
必以大林丘山爲善。而不堪於名暴。諛爭守官衆宜之
擾擾哉。由是至人得其天和。自有生生而不知猶草木
之倒植於春雨。卽如補病休老止遽之言。皆爲旣失而
後圖之術。舉可置之不論。此得意而忘言者也。爲道者
慎無求乎筌蹄。而蹈毀死蹄河之失歟。此篇指出修真
實際。開後世坎離鉛汞之說。精鑿竒創。讀之惟恐其盡。
但貸粟釣魚發冢三段。文詞旣淺。意義亦乖。疑爲擬莊
者。攷其內。特表而出之。

莊子因卷之五終

表而出文

且資粟飽魚養暴三列文爾建意存亦非養為其
 實獨開於世於職後未文猶辭難音論難文却恐其
 竟無求平荃故而假製或謂何文大煥也篇能出為真
 幾圖之謂舉何置之不備也其意而欲清其也雖道清
 女歸蘇然春兩暗吹蘇蘇林夫止數之其皆為獨夫而
 其遊詩由吳至人其其天味自不也也而不收其本
 必以大林立山為善而不其然多暴端守守官眾宜之
 而不擊以成天豈復無者自然且豈味派能火然以人

人

